

俞平伯 著

燕知草

开明文库 第二辑

朱 序

“想当年”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，这本书也正如此。《燕知草》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“而今陌上花开日，应有将雏旧燕知”而来；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，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，明眼人自会看出。书中所写，全是杭州的事；你若到过杭州，只看了目录，也便可约略知道的。

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，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；画意诗情，差不多俯拾即是。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，那也是很自然的。西湖这地方，春夏秋冬，阴晴雨雪，风晨月夜，各有各的样子，各有各的味儿，取之不竭，受用不穷；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，错落隐现的胜迹，足够教你流连忘返。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，会在睡梦里惦着！但“杭州城里”在我们看，除了吴山，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。像清河坊城站，终日是喧阗的市声，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；居然也能引出平伯那样怅惘的文字来，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。

其实也并不奇。你若细味全书，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，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。不错，他惦着杭州；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黏着地惦着？他在《清河坊》中也曾约略说起；这正因杭州而外，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——大半因了这几个人，杭州才觉可爱的。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，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，相与徜徉其间，那才真有味；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。——老实说，就是风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，只要一度有过同心人的踪迹，他们也会老那么惦记着的。他们还能出人意表地说出这种地方的好处；像书中《杭州城站清河坊》一类文字，便是如此。再说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，和平伯差不多同时，他去过的地方，我大半也去过；现在就只有淡淡的影像，没有他那迷劲儿。这自然有许多因由，但最重要的，怕还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？这种人并不在多，也不会多。你看，这书里所写的，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——平伯夫人也在内；就这几个人，给他一种温暖秾郁的雾围气。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，他写这本书的感兴，其实也在此。就是那《塔砖歌》与《陀罗尼经歌》虽像在发挥着“历史癖与考据癖”，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。

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，说他的性情行径，有些像明朝人。我知道所谓“明朝人”，是指明末张岱、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。这一派人的特征，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；借了现在流行的话，大约可以说是“以趣味为主”的吧？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，什么礼法，什么世故，是满不在乎的。

他们的文字，也如其人，有着“洒脱”的气息。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，我虽不甚知道，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，你看《梦游》的跋里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？平伯的高兴，从字里行间露出。这是自画的供招，可为铁证。标点《陶庵梦忆》，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，可为旁证。而周岂明先生《杂拌儿》序里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，相提并论，也是有力的参考。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，只是性习有些相近，便尔暗合罢了；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，若先存了模仿的心，便只有因袭的气氛，没有真情的流露，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。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好是坏，合时宜不合时宜，要看你如何着眼；所谓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——像《冬晚的别》、《出卖信纸》，我就觉得太“感伤”些。平伯原不管那些，我们也可不必管；只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，他的文字，尤其是这本书便好。

这本书有诗，有谣，有曲，有散文，可称五光十色。一个人在一个题目上，这样用了各体的文字抒写，怕还是第一遭吧？我见过一本《水上》，是以西湖为题材的新诗集，但只是新诗一体罢了；这本书才是古怪的综合呢。书中文字，颇有浓淡之别。《雪晚归船》以后之作，和《湖楼小撷》《芝田留梦记》等，显然是两个境界。平伯有描写的才力，但向不重视描写。虽不重视，却也不至厌倦，所以还有《湖楼小撷》一类文字。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，太繁缛，太矜持，简直厌倦起来了；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。《雪晚归

船》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。这种“夹叙夹议”的体制，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；因为说得干脆，说得亲切，既不“隔靴搔痒”，又非“悬空八只脚”。这种说理，实也是抒情的一法；我们知道，“抽象”“具体”的标准，有时是不够用的。至于我的欢喜，倒颇难确说，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：书中前一类文字，好像昭贤寺的玉佛，雕琢工细，光润洁白；后一类呢，恕我拟于不伦，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——那饼是入口即化，不留渣滓的，而那茶店，据说是“明朝”就有的。

《重过西园码头》这一篇，大约可以当得“奇文”之名。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，而赵心余却决不是，所以无从知其为人。他的文真是“下笔千言离题万里”。所好者，能从万里外一个筋斗翻了回来；“赵”之与“孙”，相去只一间，这倒不足为奇的。所奇者，他的文笔，竟和平伯一样；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？其实不但“一样”，他那洞达名理，委曲述怀的地方，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。最奇者，他那些经历，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！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“无独有偶”了。呜呼！我们怎能起赵君子九原而细细地问他呢？

朱自清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晚，北平清华园。

自序

“浮生若梦为欢几何？”真一句老话。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？

犹记髫年视梦为真。梦见某人醒而询之，彼大茫然我亦骇愕；以为我既见汝，汝岂不我见？我曰有，汝何独言无？此虽童心，颇得暗解。及渐长大，渐有真幻诚妄诸念纷来胸中，魔之不去，悲矣！

昔之以梦犹真者，今且以真作梦，是非孰辨之耶？惟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，不同也既如此其甚，则寥寥数十寒暑，我之所以为我者亦微矣，又岂不可怪也哉。

追挽已逝的流光，珍重当前之欢乐，两无着落，以究竟将无所得也。回首生平，亦曰“洞然”而已。至其间悲欢陈迹，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暂驻者，此何物耶？殆吾生之幻见耳。

曰幻，明其非必真，曰见，盖信其有所见也。如剧楚而呻，乍喜便笑，笑也呻也，姑以真视之可。——夫有何

不可。

“家有敝帚享之千金”。在他人亦曰某人某事耳。我则逢人而语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而四五，而七八，絮絮叨叨，抑何其不达人情耶？然此亦人之情也。犹说梦者强人从彼于梦中也。若同梦之人，则茫茫今世，渺渺他生，岂可必得乎。

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，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，遂曰“燕知”耳；仍一草草书也，亦曰“燕知草”耳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末日，俞平伯序于北京。

換巢鸂鶒

用梅溪韻

南國鶯嬌嘆嬉恬夢淺漸遠虹橋好風偏髮影暗陌咽觴簫
微陽春盡去墻腰露桃拥鬢池台語銷黃昏懶試靜睡夜燈
留照山悄波渺渺襟上酒痕前事空懷抱記否來時不
如歸矣淒怨天涯芳草憔悴行吟迫中年杜鵑啼罷殘英老
湖烟深漫回頭寂對霜曉

目 次

朱 序	1
自 序	1
换巢鸾凤	1
江南二月附跋语	1
湖楼小撷	3
一 春 晨	3
二 绯桃花下的轻阴	4
三 楼头一瞬	5
四 日本樱花	10
五 西泠桥上卖甘蔗	12
芝田留梦记	15
“自从一别到今朝”八解	21
西关砖塔塔砖歌	23
西关砖塔藏《宝篋印陀罗尼经》歌	26

梦 游.....	29
偕游灵隐寺归鞭一套.....	31
西湖的六月十八夜.....	32
城 站.....	39
清河坊.....	43
眠 月.....	49
雪晚归船.....	55
月下老人祠下.....	57
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.....	61
出卖信纸.....	63
冬晚的别.....	66
打橘子.....	71
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.....	77
重来之“日”.....	84
附录：赵心余作《重过西园码头》残稿.....	88
周 跋	121

江南二月

杏花隔宿褪红绵，初分秧子碧于烟。巷陌今年幽悄多，
犹是江南二月天。江南二月最可怜，家家芳草当门前；当
门前，离离欲齐行客肩。微阳晚晚客来迟，摇落鞭丝马不
嘶。一株杨柳绿弯弯，停骖其下何所思？思繁虑乱，不可
以说。寻寻觅觅，似醉若痴。兰与菊兮多芳菲，春与秋兮
多佳日。偶逢佳日邀欢笑，欢笑匆忙零落到。墙头高高一
枝桃，曾共那人双鬓一般高。小桃未放叶儿尖，小桃开了
红摇摇。花开谁来见？花谢谁知惜？景光电逝那足数，微
恨不见嫣然之笑靥。笑靥惺忪出粉墙，似解裴回惜春莫。
天涯不远衡门深，衡门之内天涯路。绛袖分明见泪痕，黄
衫剩有征尘污。去时骢马声萧萧，归来踟躕上板桥。风景
依然梦里身，凝妆村女红颜好。蜂愁蝶懒宿花间，晚晴时
候起炊烟，微茫暗影已煎迫，去矣重寻欲曙天。朝朝中酒
年年病，人到来年忆此年。

跋 语

十一年游美洲，归自纽约，于旧历重九前一日黎明北入英属坎拿大之蒙屈利而，薄游倾晷，敝车羸马行枯树浅坡间。于时云物凄清，野烧薰烈，蹄声得得，路转峰回，视名都繁会如隔世矣。西绝落机山脉，雪峦鹤突，云气之表，其跌复障以松翠，数十百里弥望不穷；更有浅滩，珠倾玉折，映带左右，车窗凝眺，竟日忘疲，年来所见雪景此为第一。至温古华，游诗丹丽园，近瞻则松翠枫黄，远瞩则山银海靛，车行园径中，落叶于轮下飞旋，簌簌可听。此间傍海，热流经之，殊不苦寒，嫩凉侵袖而已。遂登“俄后”船，横渡太平洋，风涛迅烈，起伏类小山。舟居奇寂，云海以外无故人，而江南之人物山川时来梦寐间。将近横滨，十一月十二日中夜迷离间得句颇多，醒来只忆其二，即此篇首两句是也，枕上遂足成之。吟讽低徊，哑然自笑，其人其事，岂将寻之渺渺之昔梦，抑将逢之昧昧之他生乎？未可知也，未可知也。会心不远，庶无惑焉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记于北京。

湖楼小撷

一 春 晨

这是我们初人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。昨儿乍来，便整整下了通宵潺湲的雨。今儿醒后，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，斗然的明艳欲流。因她尽迷离于醒睡之间，我只得独自的抽身而起。

今朝待醒的时光，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，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，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。人说“鸟啼惊梦”，其实这样说，梦未免太不坚牢，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。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，始则耳有所闻，继则目有所见。这倒是较真确的呢。

记得我们来时，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，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，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，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。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；涉想它的去

时，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，也总是一例的了。此何必待委地沾泥，方始怅惜绯红的姚冶尽成虚掷了呢。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。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，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。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，在方根内彷徨着。即如此，度过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。

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。

二 绯桃花下的轻阴

轻阴和绯桃直是湖上春来时的双美。桃花仿佛茜红色的嫁衣裳，轻阴仿佛碾珠作尘的柔幕。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美，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。桃花的粉霞妆被薄阴梳拢上了，无论浓也罢，淡也罢，总像无有不恰好的。姿媚横溢全在离合之间，这不但耐看而已，简直是赋人去想。但亦自知这种迷眩的神情，终久不会在我笔下舌端留馀其万一的。反正今天，桃花犹开着，春阴也未消散，不妨自去领略它们悄默中的言说。再说一句，即使今年春尽，还有来年哩。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”湖上春光来时的双美，将永永和“孩子们”追嬉觅笑。尊贵的先生们，请千万不要厌弃这个称呼哟！虽说有限的酣恣，亦是有限的酸辛；但酸辛滋味毕竟要长哩。正在春阴里的，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，你们自珍重，你们自爱惜！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，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。你们如真不信，你们且觑着罢。春归一度，已少了一度。

明年春阴挽着桃花姊妹们的赭红的手重来湖上，你们可不是今年的你们了，它们自然也不是今年的它们了。一切全都是新的。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无归，垂垂的待老了。

四月七日

三 楼头一瞬

住杭州近五年了，与西湖已不算新交。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“惜墨如金”。在往年曾有一首《孤山听雨》，以后便又好像哑子。即在那时，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。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，在南宋曾被号为“销金锅”，又是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，岂希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？像我这样开头就抱了一阵狂歉，未免夸诞得好笑。湖山有灵，能勿齿冷？所以我的装哑，倒不消辩解得，一辩解可是真糟。说是由于才尽，已算谦退到十二分；但我本未尝有才，又何尽之有？岂非仍是变相的浮夸？一匹锦，一支彩笔，在我梦中吗也没有见，只是昏沉地睡。睡醒了起来，到晚上还依旧这么睡啊。

迁入湖楼的第一个早晨，心想今儿应当早早的起来，不要再学往常那么傻睡了。我住楼上，其上之重楼旁有小台。我就登临一望。啊！这一望呀……

我们的湖山，姿容变幻，
春之花，秋之月，

朝生晖，暮留霭；
水上拖一件惨绿的年少裙衫，
山前横一抹浓青的婵娟秀黛。
游人们齐说：“去来，去来。”
我也道：“去来，去来。”
双桨打呀打的，
打不破这弱浅漪澜；
划儿动啊动的，
支不住这销魂重载。

仪态万方的春光晨光，
备具于一瞬眼的楼头望。
只有和谐，
只有变换，
只有饱满。
创世者精灵的团簇，
又何用咱们的赞叹。

赞颂不当，继之以描摹；描摹不出，又回头赞颂一番：这正是鼯鼠技穷的实况。强自解嘲地说，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，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，亦俱非本相。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幻现其色相，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。它可又不像《西游记》上孙猴子的金箍棒，“以一化千千化万”的叫声“变”，回头还是一根。如捏着本体这意念，则它非一非多，将无所在；如解释得圆融些，它即一

即多，无所不在。佛陀的经典上每每说，“作如是观，”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。你不当问我及他，“我将看见什么？”你应当问你自己，“我要怎样看法？”你一得了这个方便，从污泥中可以挺莲花，从猪圈里可以见净土；（自然，我没有劝你闭着眼去否认事实，千万不可缠夹了。）何况以西湖的清嘉，时留稠叠的娇茜影子在你我他的心眼里的呢？

从右看去，葛岭兀然南向。点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黄的异彩，俨如一块织锦屏风。楼阁数重停峙山半。绝顶上亭亭当当立着一座怪俏皮，怪玲珑，怪端正的初阳台，仿佛是件小摆设，只消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挑得起来的。岭麓西迄于西泠。迤西及北，门巷人家繁密整齐。桥上卧着黄绦色的坦平驰道。道傍有几丛芳草，芊绵地绿。走着的，蹠着的，徘徊着的，笑语着的，成群搭淘的烧香客人。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莲毛蓝的布衫，项下挂的大半是深红老黄的布袋。桥堍以外，见苏堤六桥之第六名曰跨虹，作双曲线的弧拱。第五桥亦可望见。这儿更偏南了，上也有行人，只是远了，只见成为一桁，蚁似的往来。桑芽未生呢，所以望去也还了了。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条桥，总伤于过朴过黯。但借着堤旁的绿的草黄的菜花，看它横陈在碧波心窝里，真是不多不少，一条一头宽一头窄，黄绿蒙茸的腰带。新绿片段地挽接着，以堤尽而亦尽，已极我目了。草色入目，越远便越清新，越娇俏，越耐看的。从前人曾说什么“芳草天涯”，到身历此境，方信这绝非浪饰浮词，